

第一九八九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97

世界裁军会议(续)*

1. 雅各布松先生(芬兰)：大会在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的第 1378(XIV)号决议中宣布，全面彻底裁军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最重要的工作，并表示相信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将有助于防止灾难性的新战争并创造各国间互相信任与和平合作的关系。从那时以来，十二年已经过去了。

2. 回想起来，可以把大会的这个宣言看做是裁军谈判进入新时代的预兆。它标志着一个加紧了、更富有想象力的探索的开始，国际社会要利用这种探索取得的途径和手段，来奋力解决裁军和军备控制这些复杂问题。过去十年来的裁军努力已经导致了多项有限的然而重要的军备控制并行措施：南极条约，^① 停止在三种环境中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② 外层空间条约，^③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④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XXII)号决议，附件〕，海床条约，^⑤ 和不久前提出的、现在正由大会审议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草案〔A/8457，附件 A〕。作为限制由于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出现的危险的措施，每项条约都有其本身的价值。每

*续自第一九八七次会议。

①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零二卷(一九六一年)，第 5778号。

②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八十卷(一九六三年)，第 6964号)。

③ 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 2222(XXI)号决议)。

④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六百三十四卷(一九六八年)，第 9068号。

⑤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第 2660(XXV)号决议，附件)。

项条约都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这个极关重要的领域的谈判过程中起了作用。在进行这种谈判方面，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正在作出极有价值的工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继其赫尔辛基夏季会议以后，已于几天前在维也纳复会，它成了另一个对裁军前途非常重要的谈判机构。

3. 可是，完全彻底裁军目标的实现似乎仍旧遥遥无期。军备控制方面虽有进步，但军备竞赛却仍在激烈进行。军备生产正在继续增长，而且今天生产的武器的杀伤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现在军备竞赛给世界各国人民增加的负担是如此之沉重，以致于只要各国继续把一大部分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对彼此保持军事能力的任务上，它们就不可能希望解决不发达和人口过剩的迫切问题。只有各国一起作出新的、坚决的努力，才能够阻止和扭转这种趋势，从而使我们能够开始迈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4. 目前，可能就存在着从事这种努力的机会。进行裁军谈判的总的政治机构正在经历着迅速和深刻的变化。各主要强国有希望实现关系正常化，其结果将是紧张状态的缓减和和缓过程的增强，这个过程目前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显著。

5. 如果这种趋势能够维持而且扩大，它将为新的裁军努力创造更为有利的气氛。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取得了联合国席位——我愿借这个机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芬兰政府希望中国和法国将发现参加这个努力是可能的。

6. 显然，裁军方面——特别是核裁军方面——的真正和持久的进展，只有在所有核强国的参加之下才能取得。这和它们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分承担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也是一致的。同时这也可以用来突出裁军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有机联系。规定安全理事会在裁军中应起重大作用的联合国宪章，在它的第二十六条中明确地陈述了这种联系。

7. 或许值得回顾一下宪章第二十六条所说的话：

“为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以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于军备起见，安全理事会借第四十七条所指之军事参谋团之协助，应负责拟具方案，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

第四十七条又说，参谋团应就“军备之管制及可能之军缩问题”及其他问题，向安全理事会贡献意见并予以协助。该条又进一步说：“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在该〔军事参谋〕团未有常任代表者，如于该团责任之履行在效率上必需该国参加其工作时，应由该团邀请参加”。

8. 这样，宪章给会员国提供了一个从事裁军谈判的现成工具。这个工具有伸缩性，足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需要。除了在联合国的最初几年以外，这个工具没有加以利用。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将其置诸脑后。

9. 我们固然承认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根据宪章的规定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裁军问题负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深信，只有通过所有国家的合作，才能进而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因此，就整个裁军形势进行一次检讨和重新估价的时机已经到了。从事这种检讨的当然讲坛，正如苏联政府所建议的〔见 A/8491〕，将是世界裁军会议。这样的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这种会议——将提供机会全面检讨一切裁军问题，重申我们就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作出的承诺，并为将来的谈判确立方针和拟定优先次序。

10. 当然，只有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所有军事强国都参加的情况下，这样的会议才能有所收获。裁军会议的体制问题和涉及组织这个会议的其他许多问题，将来必须由有关各国政府协商解决。至于芬兰，它准备对这样的协商做出贡献，以期就召开世界裁军会议问题达成总的协议。

11.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在许多伟大的事业中，其成功足以影响国际社会的进步的，裁军要算是名列前茅。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最大的希望，但也比任何其他事业都遇到更大的怀疑、阻挠。

12. 法国政府对于这个事业的极端困难没有抱任何幻想，然而它深信只要所需要的政治和技术条件能够得到满足，裁军是能够有所进展的。照法国政府的意见，苏联代表团召开世界会议的提案〔见 A/L.631 和 Add.1〕可能提供了一个进行探讨、解释和更好地阐明这些条件的机会，建立适当的研究与谈判机构以及最后进入行动领域的机会。揭开来，许多事实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让我们只提一提最显著的几件。

13.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武器储存始终在继续增长。秘书长最近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军备竞赛后果的报告〔A/8469 和 Add.1〕表明，即使把物价高涨的因素也计算在内，世界所负担的军备费用在过去十年内整整增加了三分之一。世界上的军费开支每年都在增加，现在的数字是一万一千亿法郎，或二千亿美元。

14. 第二，这个数字在过去四年大致稳定，但武器制造技术之发展在同一期间内大大增强了破坏力量，核武器方面尤其如此。军备竞赛的质量方面正在使数量上的进展更加厉害。

15. 第三，六个最大军事强国的军费开支——占全世界军备费用的五分之四以上——尚称稳定。可是发展中国家耗费在武装部队上的财源数量，一直是以加快的速度在上升：过去四年当中，已由五百亿法郎增加到六百五十亿法郎，也就是由九十亿美元增加到一百二十亿美元。现在，这项开支数字几乎是这些国家所得官方援助的两倍。

16.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们注意到——这种观察也同样令人痛心——如果只将这笔不事生产的开支的二分之一用来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如经济发展、卫生、教育和改良环境等等，那就会打开人类社会进步的新局面。

17. 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些事实。裁军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十分严重地存在着。可是，当这个问题日益恶化的时候，我们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做了些什么来遏止这一日益高涨的扩军浪潮呢？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来关注秘书长每年不厌其烦地发表的呼吁呢？在联合国的最初十五年中，曾经有过草拟普遍裁军计划的努力，值得加以赞扬。在这个会堂里，有

若干位是这个时期的见证人。迈达尔夫人的在座，更是响亮的证明。许多年来，她锲而不舍，竭智尽能，对这项和平工作力图有所贡献。

18. 但是，接着，这项重要工作就不再受到同样的优先考虑，而且我们工作的方向也改弦更张，终至将意义非常明显的“裁军”这个字眼改为比较模糊不清的军备“控制”一词了。谈判的内容，后来也集中在名为“局部的或附带的”各种措施方面，有碍于真正裁军的探求。我们亲眼看到缔结了一连串条约，其主要效力是在防止无核国家获得其他国家容许他们自己保有并发展的武器。第一个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它给核强国留下方便之门，进行了几百次地下试验，使新一代装置趋于完善。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则将世界国家硬性地分成两类，同时又制定未附补偿的差别待遇办法，因为那些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并没有从其他国家获得任何关于将来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承诺，作为回报。

19. 国际社会这样采取的途径，无法导致裁军。无论何人都千万不可受这些协定的欺骗，也不要被那些没有保证而又时常搬出来安定世界人心的空口宣言和诺言所欺骗。我刚才引证的数字足可说明这一点：裁军虽然在我们大家签了字的宪章中，特别是第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已有明文规定，但是它仍然有待于完成。

20. 我们也不要吧裁军和两个主要核强国间的谈判混为一谈。他们的谈判是在设法限制有破坏其始终不稳的均势之虞的军备竞赛。在其能为缓和效力并消除猜忌的限度内，我们是密切地并且同情地注视着这类努力的。但是，这些谈判的目的，并不是摧毁现存武器以及正在设法稳定下来的恐怖均势，而是恰恰相反，是把核实力维持在高水平上，以保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垄断这些武器，而且垄断这些武器所赋予的政治权势。

21. 毫无疑问，这种均势有助于避免核冲突。但在这种冲突还显得——很幸运地——相当遥远的情形下，甚至连核强国也在维持和改良比原子武器花费还要大的常规武器。再者，说来尽管离奇，在常规冲突没有由于核升级威胁而受到限制的时候，世界上的某

些地区继续存在着和正在爆发着武装冲突，而且核强国也直接地或间接地牵涉在内。事实上，核威慑反而为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铺平了道路。我们虽然没有低估战略均势被破坏时可能招致的危险，但是我们经常指明，这种均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应该是真正裁军的垫脚石。

22. 至于局部措施，我们早就指出，这些措施无法导致裁军。因此，我们没有参加有关这类措施的各种条约。不扩散条约就是个例子。在我们看来，就这么承认了核强国的特权，而又不明文规定他们在核裁军方面也应担负一项真正的责任——可以与这个条约的其他签字国所承担的义务相抵消的责任，在我们看来，这样做是错误的。

23. 不过，法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要参与限制军备竞赛规模的努力的念头。它曾经声明它愿意遵守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主要义务。法国在禁止在人类活动新辟地区——不论是南极洲或是外层空间——从事军备工作的条约上签了字。法国表示支持由专家研究监督销毁细菌或化学武器的可能性的建议。以日内瓦议定书保管国的身分，^⑥法国要求尊重这个议定书。法国政府最近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在法国境内制造或保有生物武器及毒素。这个法案比在日内瓦起草的、内容有欠完善、将由我们于最近期内在这里加以讨论的公约草案[A/8457, 附件A]，又进了一步。

24. 最后，法国不愿意放过重开裁军谈判的任何机会。许多重要大事促使我们再度抓住这个时机。中国是一个核强国，现在已经在我们中间有了席位。中国的出席无异于邀请我们讨论裁军，因为这个问题也象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就既不能获致满意的解决，也不会具有普遍性。

25.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最近和勃列日涅夫先生谈话时，曾经说明：

“我们仍旧相信，威胁着世界的最大危险是原子弹危险，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在这个机构或那个机构里，为着全人类的利益而到一起谈谈。”

^⑥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一九二九年)，第2138号)。

由于法国从来就赞同召开一个由所有核强国参加的会议，所以我们对苏联政府于今年春天提出的提案作了肯定的答复。

26. 我们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这个态度决不是反映我们有任何偏见，主张在一个有限制性的和排他性的小圈子里进行谈判；也不是基于对无核国家对于核武器之存在所牵涉的问题以及为销毁这种武器而作的努力理所当然地具有的有关有任何低估。象他们一样，我们相信，如果原子弹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那是因为它除了能够毁灭宇宙而外，还具有为害无穷的政治后果。它使霸权具体化。它加强世界上的政治分野。它鼓励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冲突永无止境地延长下去。

27. 所以，如果我们赞成举行核强国裁军会议的话，那首先是因为如法国外长所强调的〔第一九四二次会议〕那样出于对效果问题的关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胜任于就核武器裁军所涉及的极为复杂的和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他们最能够完成和执行有效的裁军措施。

28. 我们又相信，使将来的谈判者不离开他们的谈判目的，即解除他们自己的武装而不是解除别人的武装或是阻止别人进行武装，那是可以得到益处的。问题已不再是找漏洞，或者是搞些局部或附带建议等花样了，这种建议长期以来在华丽词藻掩饰下被用来替代裁军事业本身。我们的目标绝非宽容核垄断，恰恰相反，是在迫使核强国开会，以达成谅解并作出裁军的榜样。

29. 所以，我们完全知道，从事裁军不是也不可能少数国家的特权。成功地实现裁军，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协助。的确，要实现真正的核裁军，就得由许多国家草拟并实行常规裁军的措施，以便抵消核裁军可能造成的不平衡状态。各种国际监督措施，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方面也将是必要的；每一个国家都应接受和参加这些措施，因为需要查验证明的自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销毁的或毁坏的武器，也包括那些仍然留存的部分。无论如何，监督只能是国际性的，并必须为一切国家提供其有权要求的安全保证。这些理由本身就会证明集体检讨此等问题是正确的。

30. 不过，纵令在目前不能筹划召开五强会议——我们为此感到遗憾——我们对于裁军也没有什么成见，只要能认真讨论问题的话。因此，召开世界会议的计划，能为裁军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开端，特别是为核强国准备下一个机构，以便为了大家的利益在这里讨论他们共同的问题。不用说，拟议中的会议必须负责处理它的议程和程序问题。我想不出比引证莫理斯·舒曼先生自己于两星期以前在我们法国议会说的一段话更好的办法来结束我的讲话了。他说：

“除非能够确保核强国一致参加，否则建立在世界会议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的希望就没有意义。我们就是怀着这个信念对苏联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表示赞成的。”

31. 迈达尔夫人(瑞典)：在我今天起立就世界裁军会议这个题目发言的时候，我由于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已参加我们的讨论而感到特别满意。瑞典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充分的外交关系；而且二十多年以来，我国政府也一直在联合国里投票赞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这个席位，我们一向都认为在这个世界组织里这个席位是法定地属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我国政府愿意通过我表示希望在联合国组织之内和中国政府共同合作，以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更加迅速的进步和更为牢固的和平。

32. 我们议程上的名为“世界裁军会议”的这个项目，是极端重要的。这个项目已经由全体会议直接加以处理，可以强调说明联合国的根本关心是把裁军放到它积极关切的事项的前列。

33. 可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裁军目标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却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迄今为止它都避开了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他上星期的开场白声明中〔第一九七八次会议〕，曾从专家顾问小组所准备的秘书长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极端有害影响的报告〔A/8469〕中，引证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在我们的裁军努力和世界军备的急剧增长之间，在虔诚的会谈和无情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距离。在我们设法补救这种状况时，我们必须准

备以积极的精神，研究可能促成进步的任何办法。因此，瑞典政府总是开诚布公，虚心对待能使各国协调一致地给予我们的裁军谈判以新的推动的任何提案。

34. 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些裁军谈判到现在还没有产生过令人深有印象乃至令人心满意足的结果。作为裁军委员会会议——全球性裁军谈判最主要的中心机构——参与国之一的代表，我有特别理由对我们过去十年中未能扭转或甚至只是阻止军备竞赛，深感遗憾。不过，我想应该公平地说，通过日内瓦的工作——除去目前已经获致的有限结果外——我们也准备好了基础，可在广泛的以及特殊的裁军领域中采取更为远大的措施，如果我们各国能振奋起政治意志的话。

35. 在寻找使大家都能对裁军问题的辩论有所贡献的讲坛时，我们不应该忽视联合国里的机构，首先是它的裁军委员会。在这个机构里，一切谈判裁军的努力，包括那些在联合国机构以外通过双边或区域性安排作出的种种努力，都可以得到审议。

36. 然而，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委员会在过去的裁军谈判中，表现出一个内在的弱点，就是世界上的五个核强国并没有全部参与。在这次的辩论中，有几位发言的代表曾经强调说，目前存在着进行切实有效的多边裁军谈判的比较有利的条件。这是赞成在这个关头以足以引起全世界注意的方式提出裁军问题的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采用某种更有力的鼓励办法使工作得以加速进行。现在，五个核强国第一次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里都有代表出席。现在已可以指望他们一齐参加裁军工作，从而为进行比过去要真诚的努力设下舞台。

37. 我必须声明，各重要国家的一体参加，关系至为重大，就召开一个大规模的裁军会议是否值得来说，在我们看来重要国家全体参加简直是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会议不仅应该蔚为壮观；为了把会开好，就必须保证重要国家全部参加。

38. 因此，我们倾向于同意，大可就各种可能采取的进一步的裁军措施，进行一次广泛的和彻底的讨论；而且也可讨论应该如何以及用什么形式进行将来的谈判。不过，我国政府认为，这样的讨论或会议，

以在联合国组织之内举行最为适当和有利。就象似乎是大多数会员国所持的立场一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不得不信服的理由，一定要在专为“免使后世再遭战祸”这个目的而设置的联合国组织以外去举行裁军谈判，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世界组织在普遍性方面所表现过的最严重缺点已经消除以后更是如此。我们也希望，在德国问题上以及欧洲境内的其他缓和努力上所获得的进展，将导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明年这个时候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如果我对苏联提案理解得正确的话，在联合国第二十七届会议中，便应该就世界裁军会议或者裁军委员会特别会议——到时将包括那时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在内——的举行时间和议程，作出一项决议。

39. 定出适当的议程这个问题自然也将是重要的。如果可能的话，这个议程应该包括将来采取的裁军措施的方案以及时间表和建立继续从事具体谈判的必要机构的问题。麦克洛伊-佐林的裁军谈判协议原则联合声明^⑦已有十年的历史了。美国的和平世界全面彻底裁军条约基本条款大纲^⑧和苏联的在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⑨到一九七二年春季也将有十年之久了。目前正是再考查一下这些基础并审议有没有新起点的时候了。

40. 在这一方面，我愿意向我的同事们提一提去年曾经企图达成一项综合性裁军方案的事。这样的一项方案已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提交大会。^⑩它渊源于一九六九年所通过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七十年代被宣布为裁军十年〔第 2602 E(XXIV)号决议〕。大会在第 2661 C(XXV)号决议内，建议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它进一步的工作中，考虑这个方案。但是我惋惜地说，这个方案还没有当作一套指导原则而发生作用。在我看来，现在可以把这个方案当作基础，来讨论拟议的裁军谈判的议程和时间表等问题。

41. 苏联代表已经建议，将处理核武器的裁军措

^⑦《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9，文件 A/4879。

^⑧《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补编》，文件 DC/203，附件一，F 节。

^⑨同上，C 节。

^⑩《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27、28、29、30、93 和 94，文件 A/8191。

施列为优先讨论项目。核武器连同化学和生物武器，也作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我所提到的综合裁军方案中被列为优先讨论项目。再者，这个方案也指出了达成我们的最终目标——全面彻底裁军——的道路与方法。我也愿意提一提，这个方案也提出了以区域裁军会议作为整个谈判机构之一部分的建议。显然，拟议中的世界裁军会谈必须包括用什么程序和什么方式来进行未来的裁军谈判才最有效的问题。为了便于协调一致并保证大会明了有关裁军的一切情况，以及为了保证连续性起见，似乎需要使任何新设置以负责谈判裁军措施细节的机构直接向联合国提出报告，而不是向这个组织以外的其他会议提出报告。

42. 此外，我要说明我们的想法是：最好这样一个机构应该保持较小的规模；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数目及其春秋两季举行会议的特点，似乎值得保存。

43. 至于会议的筹备计划，几个有价值的建议已经在这次辩论过程中被提出来了。必须分配一部分时间，以便跟所有深切关怀裁军的国家进行磋商。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最具吸引力的方案是埃及代表在上星期二加以扼要说明的那一个〔第一九五八次会议〕，那就是，由大会请秘书长征求各会员国关于裁军会议方式的意见。他特别强调，要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进行磋商。我该仿效他的建议，加上一点意见，就是除开联合国会员国以外，要和那些重要国际裁军条约的当事国进行磋商。这种做法似乎没有害处，相反地倒有很大的优点。

44. 我今天的声明，反映了我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审议裁军问题这个迫切的重要问题上所持的总的立场。不过，在几种行动方式中，我们也准备接受任何一种方式。我必须重复说明的只是，我们要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只要是在这一方面多少是有重要性的，都同意参加各国——大的以及不那么大的国家——之间的公开和自由的讨论，因为如果真是要举行会议的话，这个会议就必须是在停止军备竞赛并减少世界一切地区的军备的路上能导致真正的进展的会议。

45. 沙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本届会议开始一般性辩论时〔第一九五一次会议〕，坦桑尼亚外交国务部长埃利奈温加先生曾就裁军的一般问题

表示我国政府的观点。大家也许记得他在声明中欢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意见。现在，我想特别讨论一下召开这个会议的提案，这个提案是苏联常任代表马立克大使在我们的第一九七八次会议上所作的解释性声明中以及在文件 A/L.631 和 Add. 1 所载的决议草案中提出的。

46. 首先，我们必须一致承认，裁军问题对于各国政府和人民具有驾乎一切之上的重要性。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很少有一个时期没有战争，不管它正式名为战争也好，或是转弯抹角地另起一个名目也好。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和阴谋，非洲大陆从来不知道全面和平与安全为何事。举例来说，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正在非洲南部使用为文明世界绝大多数舆论所谴责的手段，拼命阻止解放运动的潮流，并且武力压制非洲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在北部，非洲领土的广大地区仍被非法占领，因而继续威胁着当地的安定和安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饱尝在名堂不一的借口下进行的外来干涉的痛苦。在这个地区的各国当中，至少有一个国家多年来曾遭受到而且现在还遭受着单边经济封锁之苦，这种封锁无异于一种继续不断的侵略。至于亚洲大陆，若干地区的居民从来不知道有过一天的和平，而只知道帝国主义和自封为世界警察者所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

47. 的确，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算是避免了较大的武装冲突。可是，战争威胁一直不祥地盘旋在那个算是世界上比较得天独厚的地区的上空。各地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同意和实施有效的裁军措施，结束一切战争并消除战争的威胁。

48. 我们这个组织的杰出的秘书长吴丹先生，一直以值得赞扬的献身精神和敏感性，努力使那些负责的政治家们更多地了解军备竞赛的规模及其对于人类生命的重大关系。在他那很有价值的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端有害的影响的报告〔A/8469〕中，他特别指出，在最近十年中，也就是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年底，全世界军费开支的估计总数为一万八千七百亿美金(按一九七〇年美元币值)。照现在每年开支两千亿美元左

右——也就是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六点五——计算，军费开支等于所有各国政府卫生费用的二点五倍，教育费用的一点五倍，等于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经济援助总数——现已达七十亿美元左右——的三十倍。

49. 为了实现人类对于世界和平的希望和理想，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于一九六四年自全球各地云集开罗，举行他们的历史性的第二次会议。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卓越的领袖们一致同意，举行世界裁军会议将是走向减轻世界紧张局势和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步骤之一。随后，这个意见在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五年第二十届会议上得到认可〔第 2030 (XX)号决议〕。

50. 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意见曾一再在许多世界杰出政治家和领袖的会议上获得赞同。因此，一九七〇年九月间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宣告：

“参加会议的各国认为，在适当时机召开所有国家都可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可能是有益的。”

51. 我们自己的组织，由于了解到普遍都希望通过裁军实现和平，一直都在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停地工作。在有限程度上，业已有所进展。只是，在我们的目标和我们今天的努力之间，距离之大还是令人扼腕的。正如我们的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所说：

“这些措施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问题的细枝末节上轻敲慢击，而非直捣核心。另一个特征是，这些措施使得一切国家无法采取大国为了发展或维持其军事优势而不再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路线。每当把这些措施提交给弱小国家让它们接受的时候，大国总是作出允诺，说是要继续努力达到比较持久的、大家所渴望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第一九五一次会议，第 109 段。〕

52. 大会已经对这些局部的和不大令人满意的措施表明了它的灵敏感觉，因而通过了例如第 2289 (XXII)号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大会促请各国“审议……禁止使用核武器问题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并由十八国

裁军委员会会议或直接由各国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以便从事有关缔结一项适当公约的谈判”。我们注意到，那个决议的主旨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当然，那种武器对于人类的影响是最富破坏性和多灾多难的。因此，把禁止核武器列为裁军努力的第一优先项目，是理所当然而且合适的。

53. 不过，很可问一问，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是否也许过分重视了核裁军问题，而将其他常规武器裁军置之不理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一连串对于一些国家的侵略，终究完全是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这话决不是暗示对于极为重要的核裁军问题应该少加注意。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我们并未忘记，即令侵略可能是完全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但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各自考虑中，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或害怕对方使用核武器，都可能是个有力的因素。我们说的是：核裁军问题固然极重要，有凌驾一切之势，但是，全面彻底裁军并不仅止于核裁军。

54. 昭然若揭的事实是，世界各主要工业强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信任和依赖集体安全与裁军计划，而宁愿依靠他们本身的努力与力量。因此，我提到过的秘书长报告中曾经指出：

“在一百二十个国家中，单单六个国家就占了六十年代十年中世界〔军费开支〕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这些国家——……它们曾倾其全部资源，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支配着而且的确大体上决定着世界的趋势。”〔A/8469，第 30 段。〕

55.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专家们估计：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占一九六八年世界军事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并占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世界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毫无疑问，这两个大国的军事开支之所以如此庞大，是由于发展、试验及储存武器的关系。因此，据报道仅仅一个超级大国在一九七〇年就把七百八十五亿美元用于军费开支。在这个数目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用于制服越南人民摆脱外国支配的英勇决心的徒劳之中的。

56. 从我们到此为止的发言中可以明了，我们在

原则上拥护苏联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我们也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代表在他声明中〔第一九七八次会议〕所坚持的主张，即：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应当是普遍的，必须包括整个国际大家庭。

57. 关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方式，也就是开会地点、时间及方法等，我们在表示深思熟虑的意见以前，先要求就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特别是对主张“在联合国组织以外”召开会议的提议，或是把世界裁军会议变成一个常设的国际议事机构以便定期——每两年或三年——举行会议审议有关解决裁军问题的情况的提议，作出进一步的澄清。照我们的意见，重要的是使所有国家——联合国会员国和非会员国——普遍参加这样的会议。因此，会议究竟应在联合国以内还是联合国以外举行，要看哪一个方式最能获致这种普遍性而定。

58. 如果我对苏联和卢旺达的提案理解得对的话，他们要求我们设法创立的是一个常设机构。这个机构将就比较有限制性的机关——如裁军委员会会议——拟定的各种裁军问题的条约草案和其他协定，进行一般性的讨论。然后，在世界裁军会议对这些裁军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之后，再将条约草案或其他协定交回裁军委员会会议。

59. 同时，另有代表团建议，由五个核国家采取“联合行动”，试就核方面的问题达成谅解。这五个核国家间的任何谅解或协议，想必都将提交世界裁军会议讨论，予以核准，或者送还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或修正。

60. 那么，在这方面还有些什么作用——如果有的话——留给联合国大会来起呢？大会还有什么需要或是好处而置身其间呢？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在这里应该审慎行事，以免设置的一个常设或半常设的机构，将来不是变成橡皮图章或是一无所用的庞大包袱，便是变成和联合国分庭抗礼的对手。我们也应该指出创立一个常设或半常设机构所带来的内在危险。因为可能的言外之意是将达不到世界裁军这个所想要的目标。诚如几个代表团已经解释过的，一个机构的长设久存，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和长期军备竞赛这个观念永远同生共存了。

61. 我虽然就程序方面申述了我们代表团的保留意见，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程序问题会成为实施苏联提案实质部分的不可超越的障碍。我已经声明，我们赞成它的实质部分。

6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已深感兴趣地读过了苏联代表在致秘书长信〔见 A/8452〕中所转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这个提案的声明。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盼望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现在在我們的大会辩论中还听不到他们声音的其他国家对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提案作出贡献。

63. 谢维尔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了贯彻其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和平纲领，已向大会本届会议提出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

64.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大会本届会议中，许多代表团欢迎苏联的倡议，并对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主张表示赞成。

65. 应该指出，不结盟各国的外交部长在大会本届会议开始时所举行的咨商会议以后，已在联合公报中很明白地表示，召开由世界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是深合人心的。苏联新建议之获得拥护，反映了爱好和平国家要求停止轻率的军备竞赛并直接参与讨论、解决裁军问题的真诚愿望。

66. 乌克兰代表团相信，苏联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是合乎时宜的，举行这个重要国际会议的环境也已经成熟。

67. 应该特别强调指出，之所以迫切需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是由于军备竞赛变本加厉，产生了毫无例外地危及世界所有人类的一种情势。若干能够证明这种情势的有力事实，见于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影响的报告。

68. 这个报告很正确地强调说，它〔军备竞赛〕所生之最终浩劫的威胁，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唯一最为危险的祸患，远比贫困或疾病危险，远比人口暴增或环境污染危险，并且远远超过了因整军经武给人民带

来某种国家安全感而可能获致的任何短期利益。”〔A/8469, 第 112 段。〕

69. 在我之前发言的坦桑尼亚代表说, 这个由许多国家的科学权威专家所准备的报告中指明, 现在军费开支为各国政府用在公共卫生上的支出的两倍半, 为用在教育上的支出的一倍半, 为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经济援助总数的三十倍。我相信, 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由于军备竞赛结果而加在各国人民身上的负担之沉重。

70. 但是, 我们不会那样的老实天真, 以至于不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势力——帝国主义和垄断势力——正在阻挠和抗拒一切裁军的倡议。至于谁替他们奔走活动——复仇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好战的军事机构、或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界-工业界集团——那倒是无关重要。中心问题总是一成不变: 他们把军备竞赛和贩卖武器当生意做, 借此赚取天文数字的利润和超额利润。他们企图把世界推回到“冷战”的时代, 并于可能时将世界各国人民推进热战之中。

71. 可是, 这些势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 随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更少可能——在整个世界上逞其私欲了。爱好和平的人民, 从过去和现在得到教训, 正在团结一致, 加强反对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 以期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场使人类文化与文明就此完结的热核浩劫。

72. 事情极为明显, 不停止军备竞赛, 达不到全面彻底裁军, 我们这颗行星上的和平是不可能稳定与牢靠的。

73. 苏联政府主张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 是朝达成这个极端重要的目标迈出的建设性一步。

74. 如所周知, 裁军问题已于战后时期在联合国和很多国际组织中审议过。应该指出, 在大会第二十届会议中曾通过一项决议, 支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可是, 这个决议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联合国要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意旨因而也就没有实现, 同时亦因此而还没有举行过一次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会议, 来审议这样重要的停止军备竞赛问题。

75. 这个紧急问题影响到一切国家的利益, 而不

管它们的经济水平如何, 以及它们的军事力量和地理位置如何。在这个紧急问题的处理上, 世界裁军会议将是一个性质崭新的阶段。

76. 说到有利于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条件, 我们应该指出当前占上风的世界趋势是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这一点也已由许多代表在大会本届会议中加以说明。这个走向缓和的趋势在欧洲特别明显, 各国间的彼此信任和互相谅解正在发扬滋长。这对整个国际局势已经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在将来举行了欧洲集体安全会议以后, 势必毫无疑问地增长起来。

77. 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贯和平外交政策, 正在大大促成紧张局势的缓和。

78. 联合国会员国深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支持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与裁军等主要问题上所提出的许多提案。这些提案已经在联合国这里获得赞成。它们也深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所采取的实际步骤, 以及按照伟大列宁所确立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 为在双边或区域基础上加强各国间和人民间的合作所采取的措施。

79. 苏联外交政策所遵循的爱好和平方针,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和平纲领和实施这个纲领的实际措施中, 得到了具体的表现。

80. 应该记着, 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和平方针, 并非出于临时的短期考虑。它渊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在那些反对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加强国际安全与达成裁军的人们看来, 这种说法是没有甚么意义的。他们这些“冷战”的支持者和所谓“局部战争”和逐步升级的理论家, 用“共产主义威胁”和其他胡言乱语来吓唬人民。然而, 任何有理性的人, 任何具有现实主义观念的公众活动家, 定然老早明白,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他们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了巨大牺牲, 目前正在开创一个光明新前途——并不需要战争, 并不需要足以吞食他们大量物力和人力资源的军备竞赛, 而是需要和平、安全与裁军。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要在联合国这里如此坚决呼吁支持苏联的提案, 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并为在

不晚于一九七二年的一致同意的时限以内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进行筹划的道理。

81. 一个有利于胜利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重要因素是近几年来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已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我指的是缔结了大家已经在这里提到过的某些著名的协定。大会本届会议现正审议第一个切合实际的裁军协定，即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草案[A/8457, 附件 A]。很明显，在讨论这个题目期间，多数国家也决心要禁止并销毁化学武器，而且已可看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渐趋一致。

82. 因此，我们有实际的证据证明，如果参加这些讨论的各国能够表明善意并准备行动的话，便可在这些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正式的局部措施协定，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起着有限的积极作用，显然不能解决整个裁军问题。可是在谈判这些条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显然会对世界裁军会议的成功有所贡献。

83. 另外颇有实际重要意义的一点是这些就现行的局部措施所达成的国际协定中包括着若干条款，为进一步的谈判和新的条约铺平道路；这些谈判和新条约将会导致采取行动，从禁止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停止或限制军备竞赛到全面彻底裁军。

84. 理解设法停止军备竞赛的必要性并实际参加世界裁军会议，将显然协助会议参加者致力于解决使国与国之间产生分化、彼此关系恶化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他性质的问题。不作原则上的让步，但是可能而且必须为着加强国际和平及安全并基于对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认识而找出各国间的共同立场，以便为顺利举行世界裁军会议而行动起来。

8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也同样认为，裁军会议能否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它的普遍性，那就是说，所有国家应毫无例外地参加，无论其是否属于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军备竞赛的日趋剧烈及其对于所有人民的安全的继续威胁，使所有国家无例外地都有参加讨论裁军问题并为解决此问题做出贡献的权利。

86. 裁军运动要求邀请所有国家参加世界裁军会议，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以及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

87. 举例说，怎么可以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领土上的第一个工人与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中欧最重要的国家——排除在世界裁军会议之外呢？实际上拥有一千八百万在其境内居住和工作的人民，又拥有科学技术上发达的经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已经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承认。

88. 我们还要等待多少年才能结束联合国内在美国、联合王国和另外一些西方国家帮助与积极参加下对若干国家所实行的歧视呢？

89. 在大会本届会议中，已经采取了使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取得真正普遍性的一项重要步骤：就是在一连拖延了二十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已经在联合国中恢复了。在这个会堂里欢迎中国人民的代表时，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他们参加联合国将促进联合国的活动以解决其主要工作——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消除军事冲突和进行侵略的温床，并为裁军作出努力，直至达成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也会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若干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而更加接近于实现。

90. 不幸，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关系，联合国仍然不是一个真正普遍性的组织。

91. 我愿意就将来会议的议程稍微说几句话。我们的意见是，应该支持那些建议由世界裁军会议审议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内的全部裁军问题的代表团。由于核武器竞赛在世界人民中引起了最大的忧虑，注意力可以主要集中在禁止和消灭核武器的问题方面，如果多数会议参加者愿意的话。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将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92. 此外，裁军会议也可审议构成当代严重问题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题，并审议减轻国际紧张局势和限制军备竞赛的个别局部措施。在这些问题中，应首先着眼于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武器试验，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区、减低国家军费开支以及其他几个问题。

93. 苏联代表团，已将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一项决议草案[A/L.631 和 Add.1]提请大会审议。必须强调指出，这个决议草案并没有包含召开会议的先决

条件。它扼要列举了筹备这个会议的最初阶段所必需的组织措施，特别是举行双边和多边的磋商。我们认为，现在已十分清楚，在大会的本届会议中，主要是就召开会议的原则取得一致意见。至于会议的筹备和举行所涉及的地点、时间、议程和其他问题，应该在拟议中的磋商期间商定。

94. 在召开会议以前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中，时间和议程特别重要。如苏联决议草案中所规定，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应迟于一九七二年。

95. 乌克兰代表团促请所有国家支持苏联的决议草案，以便实现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想法的实际工作能于最近的将来开始。

96. 不断完善储存的毁灭性武器的过程，再也不能长此继续下去了。世界人民无法在世界原子战争威胁下生活下去。只要各国都有善意，世界裁军会议就能为摆脱目前的危险情势指出道路；我们深信，在各国代表团对这个拟议中的决议草案说明他们的立场时，将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以及对于人类现在及未来所具有的责任。

97. **塔耶布先生**(印度尼西亚)：联合国的创始者们，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记忆犹新时，表明了决心，要保护将来的世世代代免受战祸。在宪章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中，规定了由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军事参谋团积极参加，一起寻求如何建立一种管制军备与进行裁军的制度。

98. 好多年以来，设置适当机构这个问题使联合国大伤脑筋。依照它一九四六年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大会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表示念念不忘广岛和长崎悲剧。次年，又设立常规军备委员会来辅助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大会采取进一步的改组步骤，解散那两个委员会，将其职能合并于一个单独的机构中，定名为裁军委员会。裁军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有限，引起物议，因而于一九五八年将名额扩充，包括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九五九年，根据法国、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外长会议的建议，设置了十国裁军委员会，并于一九六〇年举行第一次会议。紧跟着十国委员会在一九六一年失败以后，又根据美国和苏联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提出的联合原则，于三个

月后设立了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首次集会，随后又扩大组织，变成了现在的裁军委员会会议。

99. 这些组织上的变动和改组显示出各国，尤其是军事大国不能放弃互相猜忌和在裁军问题上彼此对抗的做法，因而阻碍了任何进展。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的裁军谈判失败了，因为冷战对垒的局面方兴未艾，而且当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般政治气氛在联合国里集中表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对抗立场。

100. 这个时期纵然彼此争论不已，组织上亦散漫无章，但是各国总算还完成了若干裁军协定。第一个主要的突破发生于一九六三年，当时签订了部分禁试条约，继之而来的是一些外层空间条约，然后是一九六八年的不扩散条约，和今年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这些措施在性质上固然极端重要和进步，可是并未能符合各军事大国本身在战后最初几年原来所抱的远大期望。它们也未能完全实现不结盟国家于一九五五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和一九六四年在开罗举行的以及最近一九七〇年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会议上所表示和一再重申的愿望。在开罗，各参加国都公开宣布赞成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世界裁军会议。

101. 认清了在监督武器储存和完善军备方面缺少基本进展之后，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第一委员会〔第一七五九次会议〕中，建议恢复裁军委员会的活动，或是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似乎已使获得成功的机会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苏联的这个提案是在吉利的情况下诞生的。现在的确有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迫切需要。我国代表团对苏联的适时提出建议，是深为感谢的。

102. 在欧洲，缓和已经取代了东西方面的对垒状态。成功的谈判导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苏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达成了协议，再加上四方柏林协定^⑩的签订，因而已经创造出条件，使召开欧洲安

^⑩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在柏林签订。

全与合作会议的呼吁能够得到响应，引起共鸣。就在上一星期，据说苏联和美国又在维也纳恢复了第六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些谨慎从事的谈判，提供了可以在最近将来达成重大协议的希望。很多国家在这次一般性辩论期间，一反过去的不妥协态度，转而强调普遍性这个论题，促请我们在这个互相依存的时代中为普遍和平与希望而努力。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参加我们的工作，是极关重要的，这使最具有普遍性的谈判可能在联合国组织内进行。这一切发展都是世界裁军会议可望获得成功的预兆。

103. 全世界人民心怀热烈的愿望，焦急地等待着这个裁军会议来增强安全的条件。为了不使这些期待落空，不使这些希望化成泡影，就必须事无巨细地妥为准备，务必在程序问题方面和实质问题方面达成事先安排好的协议。

104. 在过去的类似事例中，总是先由一个特别筹备委员会作出初步安排，或是就把这项工作交由一个现行机构办理，举例说，就象举行海洋法会议前交给海底委员会办一样。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相当同意埃及代表所提出的将筹备工作集中在联合国内办理的建议〔第一九八五次会议〕。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裁军委员会会议早已存在而且正在执行任务。为了迅赴事功起见，我们可以赞同一个措置，使裁军委员会开始筹备工作，免致旷废时日。这样一来，扩大裁军委员会会议成员名额的可能性，就可好好地加以考虑，以便更充分地反映大会中的政治现实和区域代表制。

105. 不结盟国家一般地总是赞同提高联合国的职能的，特别是在国际安全和维持和平方面。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个会议应该在联合国的照顾下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已正式加入了联合国，那么所有的核国家和世界上的大多数军事强国都取得了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就是没有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也不至于对联合国所主持的世界性会议构成难以超越的障碍。象许多代表在这个讲台上所声明的那样，非会员国可以在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被邀请参加。一九六四年的开罗会议所设想的是在联合国组织内举行裁军会议。我们继续相信，联合国为这个吉祥的会议准备了最为适宜周到的环境。

106. 诚如苏联大使马立克所正确推断的，世界

裁军会议势将成为“一个在相当时期内发生作用的常设国际论坛”〔第一九七八次会议，第37段〕。特别是从这个判断的角度来看，裁军委员会和联合国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制度上的联系，这是很重要的。在过去的岁月里已经有过广泛的协议，就是审查进度和监督任何裁军条约实施的监督机关应该置于安全理事会的庇护之下。在第1722(XVI)号决议中，大会建议，裁军应该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进行。在印度尼西亚代表看来，这只能意指在联合国之内而已。

107. 至于将来要加以讨论的实质问题，过去大会所作的决议以及第一委员会中所表示的意见，乃是世界舆论在裁军问题上的一个范例，应能启示会议参加者，使他们明了自己的努力所可遵循的方向。虽然没有人不同意波兰代表的意见，即核裁军是首屈一指的优先项目，我国代表团却要主张，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应给予常规武器问题以显著和紧要的地位。如疯狂的积聚武器，使发展中国家的仅有财源消耗殆尽，而且有时竟至于以它们最宝贵的政治独立作为抵押，从国外购买武器。

108. 除了不整军备的措施而外，还应给予现存的各种裁军措施，如减少武装力量、销毁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限制战略武器等以高度优先的地位。

109. 在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当中，政治家们把裁军看作是紧急的事情，这是基于他们的慈悲为怀，痛心现代武器特别是核弹所实际造成的可怕灾难。今天，一个新的考虑更为紧急地迫使我们重振锐气，从事停止军备竞赛的工作。去年，世界各国用在军备费用上的两千亿美元这个庞大数字——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全年的收入——反映了这种情势的荒谬绝伦。有些大国未能照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2626(XXVI)号决议〕所建议的那样如数捐助摊款，而却在各自的国防预算上大肆挥霍，洋洋自得。

110. 心理的因素激起军备竞赛，而使军费开支不断螺旋上升。同时发展援助的摊款却直线下降，甚至降低到本已很不充足的水平以下了。这两个趋势不是彼此无关的。现在对于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既

已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世界裁军会议将有可能试一试把裁军时间表跟实现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同步起来。第一个裁军十年和第二个发展十年在时间上安排得两相吻合这个事实，将提供一个试验场所，使各国政府有机会表明：他们是能够为裁军开创出一条新的途径呢，还是向后倒退，重蹈过去一无所成的覆辙。

111.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深受迟疑不决之

苦。在探求全面彻底裁军的过程中，我们已濒于失掉方向和冲劲的危险地步。如果我们失掉了这个方向的话，那真是不折不扣地要迷路了。世界裁军会议可以成为一个路标，给我们指示出我们所忽视不起的新方向和新前程。

下午五时散会。

第一九九〇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8

通过议程(续)*

总务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

(A/8500/Add.3)

1. 鲁安巴先生(上沃尔特)：由于我不能控制的情况，我作为非洲小组十一月份的主席，没有能向总务委员会提出三十六个非洲国家代表要求在第二十六届会议议程中增列一个新项目的请求[A/8494和Add.1]：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问题，特别是关于安理会在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开会的问题。然而我们都熟悉的我的赞比亚同事，还有其他非洲朋友，已经把这件事做了，而且做得比我自己所能做的还强得多，我要当众向他们表示感谢。

2. 我也愿向总务委员会接受我们的请求时所表现的勤劳和谅解，表示非洲小组的由衷的感谢。

3. 代表们都知道，这个请求是为了审议当前非洲的严重形势，以便找到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种种非殖民化决议的其他措施，也是为了在葡萄牙和南非当局——姑且只举出他们这两个国家——坚决拒绝执行

这些紧急决议的情况下，对非洲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展开斗争。

4. 九月二十四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先生在这同一讲台上谈到非洲问题时说：“已经不再是值得对它的各方面加以描述、或需要对它的紧急性加以强调的新闻了”〔第一九三八次会议，第5段〕。他随后又说：“非洲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而冷酷的，因此必须密切地加以注意，才能辨清总在不断变化着的事实”〔同上，第9段〕。

5. 我们认为这种不断思考的需要是很基本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把这个问题列入本届会议的议程。我们注意到这样做会增添代表们的麻烦，所以要事先谢谢他们的包涵。

6. 吴丹秘书长对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①说过这样的话：

“七年前，我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的讲话里说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通过是‘对于联合国的受到欢迎的支持’。使我深感欣慰的是，从那时候起，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有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合作中的重要特色之一，而这个非洲国家区域性组

* 续自第一九八〇次会议。

^① 第八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